

美丽“她者”：我的坦桑尼亚二房东

高良敏

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与社会学系联合培养博士后，研究国家为坦桑尼亚

说实话，以男性的角度讲述一个女性的故事，我有些惶恐。然而，在坦桑尼亚的生活中，我无法忽视“女性”。除了那些自信、偶尔傲慢、高谈阔论、高高在上的男性之外，“她”和“她们”组成了我田野调研与生活的另一部分。从女性同事、病人、医护人员、二房东等身上，我不仅看到勤劳又任劳任怨的她们所承载的“生活常如及社会苦楚”，还看到她们的奋进、独立、自信，甚至人间大爱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，“她们无疑都是走在方兴未艾的女性崛起之路上的美丽‘她者’”，并非社会学家安·奥克利（Ann Oakley）所控诉的“看不见的女人”。行路者之一便是我的二房东，何况她是离我如此之近的一位坦桑女性。

一、奋进之美：初见二房东

“Neema”为斯瓦希里语，经常被用作女性的名字，其意之二大致为“出生在繁荣时期的人”或“一个美丽的女子”，含安享繁荣、美好生活的意愿。内玛（Neema）也是我在坦桑尼亚巴加莫约（Bagamoyo）小镇的二房东的名字。

2016年1月23日，由于法拉扎玛村（Falazama village）周边环境嘈杂，尤其周末经常莺歌燕舞，为了寻找适合晚上整理笔记和写作的房子，我决定搬离。在第二天早上，经朋友介绍，说内玛哥哥有空房子可出租，我和朋友欣然前往。我从巴加莫约小镇路边进入一个1-2亩的大院子，看到两边停满了报废的摩托车和二手汽车，远处正对着的简洁清爽的房子前，有两棵印度苦楝树（Neem tree，也称宁树）如同门一般侧立。

在院子里，我见到了内玛。她穿着当地妇女的典型装束，手挽扶扫把，体态端庄，谈吐优雅地向我打招呼。此时，一个身穿白色背心的男子从房右侧门里走出来，他便是内玛的哥哥吉瓦拉拉（谐音）。只见他脚踩十字拖，见到我们后非常绅士地解释说，他正在打扫房间，希望我们不要介意。



图1 笔者所租房子 作者拍摄

内玛，40岁（2016年），离异多年，现无业，靠出租房和一间生意不怎么样的商店维持日常生活，女儿在达累斯萨

拉姆市（简称“达市”）读私立高中。内玛出生在坦西南部的苏巴汪嘎省（Sumbawanga），高中毕业后，自费来到巴加莫约艺术学院（Tasuba）学习非洲画和舞蹈，后来和一名公务员结婚，生育一女。婚后5年，老公调往达市任职，便抛弃了内玛。2000年，内玛曾受聘于德国某非政府组织，开办了一所非洲传统雕塑学校，她任校长一职。起初，学校生源不错，但在第一个5年周期结束后，由于雕塑作品售卖不理想，日常运营入不敷出，学校在2006年被迫关闭。

之后，她凭借深厚的技艺功底和艺术修养，依靠雕刻木雕、编织饰品、绘画、染织等手艺换得了一份可观的生计来源。内玛还在雕塑学校背后购置了土地，搭盖了两间大房子，一间自己居住，一间出租。租客大多为来到当地的外国人，因仅有一个房间，价格一般在每个月10-20万先令不等（约300-600人民币）。内玛说：“常租给外国人，并不是因为钱的多少，其实很多当地人都可以出得起这样的房租；而是因为外国人来到这里，可以和他们聊天、交朋友，偶尔还会品尝不同国度的美食，了解不同国家的人文风情，开阔自己的眼界，这是非常棒的经历。我在当校长期间，也去过德国、英国等国家，社会文化都不同于坦桑尼亚。”

或许，内玛遭遇婚变后的种种成就足以说明其努力奋进的美好品质，但她的“美”在对于情感的追寻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二、“家”之美：兄妹与家人

我的房东吉瓦拉拉已经结婚，育有3个孩子，在家中排行第二，有9个兄弟姐妹。因父亲为一名军人，他和几个兄

弟姐妹有机会系统地接受现代教育，在巴加莫约艺术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，后来在芬兰获博士学位后定居芬兰，一般每年5到7月、12月到次年1月返回坦桑尼亚。之所以回国，一是为了处理房屋出租、维修和支付门卫工资等事宜；二是由于北欧日照时间短，天气寒冷，他希望回到炙热的印度洋“度假”；三是为了处理苏巴汪嘎老家留下的各种事务，如父亲去世后，与老家的亲妹妹发生的漫长的房产继承权纠纷，以及我所租房屋所在地的土地权纠纷等。他定期来往于坦桑尼亚与芬兰，可谓“候鸟式”的生活常态。

对于内玛，尽管吉瓦拉拉一直在我面前称其为“妹妹”，但其实他们早已“如胶似漆”，可谓“兄妹亦情人”。之所以如此，在内玛的立场上，原因大致有二：

其一，在传统意义上，她的女性身份被固着于家庭、宗教、子女。

对于家庭，内玛不愿意过多谈及前夫，只是说他会偶尔给女儿生活费并资助女儿到达市上私立学校。她也将大部分房租及一些额外收入留给女儿，毕竟以后还要送她到欧美留学。在她现在居住的风子里，也一直为女儿留有房间。除了女儿，内玛最为重要的人就是吉瓦拉拉。刚认识内玛时，我天真地以为吉瓦拉拉真是她哥哥，经过一系列事情后，才改变我对他们兄妹关系的判断。

在谈到宗教信仰时，内玛说她父亲信仰基督教，母亲信仰伊斯兰教，因此她也拥有一个相对自由的信仰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。她说：“我既是基督教，也是穆斯林，50%和50%！我很少去教堂，也基本不去清真寺。”在当地穆斯林的眼中，一夫多妻天经地义，这种婚姻模式既彰显着男性的魅力、财富、地位，也代表着女性归属于稳定而强大的家庭。

然而，对于女性而言，多性伴或婚外性则是禁忌。女性忠实于丈夫，情感亦或身体。拥有 50% 的伊斯兰信仰认同的内玛显然知道，跨越宗教框定的“界限”意味着什么。因此，长期单身的她，对之前失败的婚姻充斥失望的同时，也在新的情感生活中寻求期待。在吉瓦拉拉这个游离于芬兰和坦桑之间的“候鸟”身上，她找到了渴望的情感。而另外 50% 的基督教徒身份使得她在处理与异性的交往时，少了很多牵绊。在当地的基督教社区中，甚至一些穆斯林群体中，“多性伴”的现象常见于较为年轻的人群，也偶见一夫多妻。显然，“兄妹”、“家人”成为了内玛处理或者游历于个体情感空间的最佳“托词”。

在女儿眼中，内玛是一个伟大的母亲。仅就这一点，内玛不可能让女儿知晓她和吉瓦拉拉的情人关系，这会破坏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。在她们的谈话和日常生活中，很少出现“吉瓦拉拉”。2016 年 5 月底，吉瓦拉拉准备返回芬兰，内玛依依不舍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。我也会很识趣地尽量避开。而面对女儿，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处理与吉瓦拉拉的关系。2016 年 6 月的某个周末，即将高中毕业的女儿从达市返回巴加莫约，内玛希望我能够告诉她女儿一些关于申请国外奖学金的信息。我让她周末带着女儿到我租的房子一起上网查询相关信息，但她说：“还是去我家，这里不适合，她很少来这边。到时候你把电脑带过去就行，我可以为你们准备午餐。”她还说女儿不怎么知道吉瓦拉拉的房子。她和吉瓦拉拉的情人关系成为了母女间不能说的“秘密”。周末我去她家时，内玛女儿难掩自己对于母亲的佩服：“我很爱我妈妈，妈妈和爸爸离婚后，她还会给我钱，支持我去昂贵的私立学校上学。我妈妈很伟大，以前是雕塑学校校长，现在自己开商店、出租房屋，还是一个妇女互助组织的领导。她总是努

力的去赚钱，为我的未来计划着。我很爱她！”



图2 正在院子里印度苦楝树下打扫卫生的内玛 作者拍摄

原因之二，不是说有了家庭、宗教、女儿的束缚，内玛的情感就没有了表述的空间，“情人关系”的建构与处理诠释着情感表述的另一个面向。

虽然，在我面前他们一直都互称兄妹，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，我获知了他们真正的“关系”为情人。首先，起初入住时的每天下午1点左右，我都会在院子里看到内玛为吉瓦拉拉准备的一篮子丰盛午餐。如果是一般的兄妹关系，内玛不可能每天按部就班地、准时地为吉瓦拉拉准备丰盛的食物。第二，入住第三天的下午六点，吉瓦拉拉问我是否需要一起到内玛家吃饭，在我表示已用餐后，他提起一个大包走出院子，还说今晚不回来。第三，直到入住的第二个周末，我正式认定了他们为情人关系。那晚，我在房间里看书，在客厅（厨房、客厅为同一间）中，吉瓦拉拉正在准备晚餐。长期在芬兰生活使他养成了男人下厨的习惯，在坦桑尼亚则很少见。晚餐准备好后，他和内玛在客厅边用餐、边聊着甜蜜的话语，

喝着南非红酒，浪漫而温馨。到晚10点时，他们进入了吉瓦拉拉房间。第二天早上七点半，我在客厅见到了刚刚起床的内玛。此刻开始，我认定了他们的情人关系，之前互称“兄妹”也只是一种说辞或对我这个外人有所避讳。

不过，相处时间久后，他们并不再把我当外人，而是把我当家人。厨房、冰箱的食物，我们共享。他们也很喜欢我做的中国菜，比如简单的土豆炒牛肉。慢慢地，内玛和吉瓦拉拉在我面前也不再以“兄妹”互称，而是以“家人”代之，当然这里的“家人”也包括我这个租客。之前，他们一直以隐讳方式来处理这种情人关系，这使得我们的共同朋友大多都不知情。因为，吉瓦拉拉在向他的好朋友介绍内玛时，总是称她为“妹妹”。

对于“家”，内玛的情感体现在常见的处理与家庭息息相关的一切事宜之中，还内嵌到与“外人”关系界定之中。特别是她与吉瓦拉拉互称“兄妹”关系，以及将我视为“家人”，都使得她对“家”情感阐释得到延展和丰富。

当然，种种“家”之外，内玛那种美的细腻表达则体现在她与吉瓦拉拉“燥热而漫长”情感守护之中。

三、爱情之美：“候鸟式”情感的等待与矜持

2016年12月，我第二次去坦桑尼亚期间，再次租下了吉瓦拉拉的房子。由于他还在芬兰，内玛代为处理一切租房事宜，便成为了我的二房东。刚到第二天，在她的邀请下，我去了她家做客并再次见到了她的女儿。长期相处下来，我在她们的谈话中仍然没有听到“吉瓦拉拉”的名字。2017年4月初，内玛告诉我吉瓦拉拉要回国。除了喜悦、激动，

她还要用行动来迎接自己的“情人”。用她的话来说：“……我得给他惊喜……我要表达思念，表达对他情感的自信和美丽……”

接下来是全面清扫庭院、屋子。2017年4月13日，内玛雇佣了一个年轻、偏瘦、呆滞而木讷的妇女来清理。她的名字叫马莉，家在镇周边的村子，今年19岁，家里很穷，是门卫大叔的亲戚。经门卫大叔介绍前来锄草，两天内完成可获2万先令酬劳（约60元人民币）。由于院子杂草较为茂盛，天气炙热，加之马莉锄草速度较慢、力度不足，她时常跑到水龙头处喝水和休息。见到我房间里有Afya（健康）牌桶装水时，她问道：“我可以喝点健康牌的水吗？”。晚饭时间，我在知晓她仍未用午饭之后，便邀请她一起用餐。我用一个大盘子装上米饭、蔬菜和一块鱼肉，递到她面前。只见她二话不说，不到2分钟就全吃完。这时，门卫大叔进来了。他一进门就开始质疑马莉的锄草进度。被训斥一番后，马莉便抽泣起来，索性缩卷在屋檐下，一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。

第二天早8点，马莉再次前来锄草。她也格外卖力、认真，虽然天气依然炙热，休息次数也比昨天少。然而，直到下午3点时，内玛出现了。她查看了锄草的进度并表示十分不满意。一通抱怨之后，说想要换人。她打了个电话，然后骂骂咧咧地向屋子走来。见到我时，还向我抱怨，说已经换了一个年轻男性前来，一会就到，否则吉瓦拉拉回来时见到定然不高兴。10多分钟后，来了一个年轻壮实、抬着一把锄头的男子。比起马莉，他锄草的动作娴熟、有力，且速度快。站在一旁的马莉着急了，向内玛哭诉，希望让她继续工作。内玛态度强硬，骂骂咧咧地说了马莉一通。马莉听后，委屈地大声哭了起来。一番嚷嚷之后，内玛给了她8000先令（约24元人

民币)，她才哭着走出院子。3个小时后，男子锄完了整个院子的草，并得到了1万先令的酬劳。

除了打扫庭院外，内玛还要精心打扮一番。2017年4月14日（周五），约早上7点，刚刚起床的我便见到内玛和她的家仆（house girl-吉妮妮）一同前来。内玛边走边吩咐吉妮妮今天早上要做的事情，包括把吉瓦拉拉房间的所有行李、衣物、蚊帐都清洗一遍，还要打扫卧室和客厅。见到我后，她高兴地说明天吉瓦拉拉就要回来了，还让我今天早一点从医院回来，也把房间打扫打扫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这是一年多以来内玛第一次这么早来，甚至还未用早餐。我从她温柔的声音和爽朗的笑声中，透知了她内心的激动和兴奋。对于近半年未见的情人吉瓦拉拉，她的迎接方式和面部表情充斥着“荷尔蒙”之“美”。

而在坦桑尼亚等东非地区，女人的“美”不仅体现在勤劳持家之上，还体现在对自身体态的维持、容貌的打扮梳理之上，展示美丽的自信与独立的个体，当然也为了吸引异性。在自身体态方面，女人对于“美”的追求体现在穿着打扮的细枝末节。华丽而耀眼的长裙为显示身材之婀娜多姿自然不可或缺，是重要节日、仪式、庆典以及会见或迎接重要客人的基本装束；身上的纹饰既保守又灵动，显欲望与自信之美；在头颈部，各种坠饰自然也不能少，黄金坠饰是向外界显示自身财富和高贵地位的重要饰品。而大多当地妇女，往往趋向于购买廉价的装饰品，多为金光闪闪之物。在我看来，那些时尚、自信、美丽而多样的发型则成为了她们诠释“美”的最重要特征。

同样，对于内玛而言，她需要好好对自己的头发打扮一番，目的是为了向许久未见的吉瓦拉拉展示美丽，表达对从

远方前来的情郎之爱慕与思念。当天下午4点左右，当我从医院回来时，内玛高兴地对我说，她请了一个当地著名的发型师来做头发。我说：“为什么不去理发店？”，她回答道：“在家里做头发，理发师会很认真，但我也得多付钱。”我好奇地问道：“你要做什么发型？”，她说：“当然是脏辫了！”。我又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，她直接回我，“因为时尚、美丽！”

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尼格罗人中（黑肤色的人），毛发多为卷曲状，但头发却成为展示身体之美、表达自信及彰显时尚的一个重要元素。殊不知，通过头发或发型表达“美”的文化早就在非洲扎根和流行开来。很多当地人都有“锁发”的习惯，因族群、地点和个人而异，比如东非的马赛族武士常用长而薄的红土“锁发”；它同时也是很多族群巫术中的重要元素。很多族群的孩子出生后就被锁住头发，正如格莱齐尔（Glazier）在其论文中提到的那样，班图语中的“Dada”（女士）一词就来源于此。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始，从牙买加而来的 Rastas 发型逐步进入非洲，与本地发型文化交融形成了一系列新发型，也就是我们所熟悉各种各样的“脏辫”（Dreadlocks）。



图3 笔者与当地艺术家兄弟们 作者提供

据我了解，在坦桑尼亚一带脏辫大致可分为六类，但不局限于此：第一，错位型（Twende kilioni），将短短的头发挤成一束，从额头往后面按列编排，不管头发长短均可。简便时尚，很受在校学生、青少年欢迎。第二，乞力马扎罗山型（Kilimanjaro），此风格往往在第一种类型的基础上完成，但需要更多的头发，特别是长头发，像乞力马扎罗山一样层层叠叠而高耸。第三，牙买加自然型（Rasta Asili），用自然的头发编织而成，由于这种风格的脏辫往往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，因此必须使用最自然的头发，否则时间长了会产生异味。第四种，人造发的牙买加风格型（Rasta za Bandia），人造头发嫁接到自然头发之上，形成一种新发型。当地人说，这样的头发不会像欧洲人的头发那样变白。第五，顿挫型（Mabutu），简单而时尚，一小撮头发独自成体，犹如顿挫型通道。第六，黑人发型（Afro），通过修剪而成，适合中等长短的头发，犹如一把撑开的伞。在上述六种中，在当地最为常见的是错位型。

据波利亚科夫·迈克尔（Poliakoff Michael）的研究，脏辫的产生有宗教因素。Dread为“敬畏”之意，Lock为“锁”，编发时要用技巧把头发从发端“锁”住，然后往下编。古时非洲人所编的雷鬼头，蕴含着尊重自我、敬畏神灵之意。据非洲历史记载，最早开始编脏辫的是埃塞俄比亚某祭司，脏辫逐渐成为神圣的象征。据记载，非洲之外最早出现的“脏辫”可追溯至公元前1600-1500年，阿克罗蒂里（Akrotiri）（现代希腊圣托里尼岛-Santorini）一幅年轻拳击手的壁画上描绘了两名男子的长长发髻，属于米诺斯文明（Minoan Civilization）中的一种（如下图）。



图4 古典脏辫图

图片来源：<https://baike.baidu.com/pic/脏辫>

而当下脏辫也逐步演变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，是社交需要，也体现着时尚与美观。脏辫之所以为“脏”，一个重要原因在外人看来，自头发接上去之后，就无法也不会洗头，看起来毛糙而奔放。然而，在当地女性看来，这是展示自我躯体之美的一个重要部分，也是展示自信的一个重要方式。当然，也有人比较喜欢来自亚洲的黑短顺发型。在当地医院工作期间，我的头发就时常被当地病人、医生和护士触摸，他们还会说上一两句“头发真好”的话。加上，医院里也有常戴短顺假发的某护士，我们俩就经常被戏称为“中国男孩、中国女孩”！

就脏辫发型的现实意义而言，正如巴加莫约某理发店店主哈桑妮对我所说的那样：“在非洲，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，每个人都爱美，而我们拥有天然短细的卷发，很难展示出美和自信，因此接上假发也就很有必要。这是非常时尚的，男

女老少均适用。不过接头发是花钱的事，一般要花费 4-5 万坦先令（约 150 元人民币）。很多农村人会选择自然的发型，近年来也比较受到推崇，比如错位型、顿挫型。无论如何，发型已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，特别是庆典、重要节日、仪式的时候。”

下午 5 点多，发型师前来。内玛和他便在空旷的院子里摆开阵式，开始做起了头发。大概 2 个小时后，内玛的头发终于做好。她高兴地问我，“这头发如何？”我竖起大拇指说，“很漂亮，和你的美很搭。”说完，她还小跑到我房间的大镜子前照了一番。随后，只见她高兴地哼着小曲到卫生间清洗手之后，来到厨房，将早上买来的鸡肉、牛肉从冰箱取出，准备做饭。她说，吉瓦拉拉好久没有吃到坦桑尼亚的食物了，要好好准备晚餐。



图 5 我与两位房东一起就餐 作者拍摄

然而，因交通拥堵，吉瓦拉拉来电说，到达巴加莫约时估计会是晚上 11 点左右了。内玛得知后，一个晚上都显得有些焦躁，来回地在客厅走动，还不时看看早早做好的饭菜。

直到晚上十一点半，随着院子大门外传来的汽车喇叭声，她终于等到吉瓦拉拉了。他们在快速用餐后，开始享受彼此陪伴的宁静与惬意……

四、大爱之美：二房东的悲悯之情

如同很多奋力前行的女性一样，内玛之“美”另外一个面向则是她的那份社会情怀。多年前，她与巴加莫约的八个妇女一起，共同成立了妇女互惠互助的自发组织。这九名核心成员多为离婚妇女或寡妇，旨在通过倡导女性通过传统手工技艺来寻求经济与人格的独立，同时积极帮助当地的年轻女性，特别是那些被男性抛弃的女性。此外，她的小组还不时以传授传统手工技艺的方式，为当地青年女孩或在校女孩提供指导和帮助。之所以提及年轻女性，是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田野图景分别是：其一，我所在的当地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的艾滋病患者中 70% 左右为女性，且 20 岁以下女性较多。她们大多每天早上 5 点起床，在祷告、给家人准备早餐之后，搭乘乡间巴士，摇上几个小时前来中心就诊。



图6 作者办公桌前的日常，排队领药的病人，女性多寡一眼可见 作者拍摄

其二，时常被坦桑尼亚媒体提及的在校学生怀孕事件，政府往往不允许在校期间怀孕的学生返校，并时常予以讥讽和排斥，进而对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予以削弱和剥夺。另外，还有层出不穷的童婚事件，等等。可悲的是，政府却以权力和道德的名义剥夺她们为数不多的上升通道，让无尽苦楚留存人间。可喜的是，我们看到了内玛等诸多领路人所怀有的悲悯之心。尽管坦桑尼亚女性崛起之路方兴未艾，但抗争与救赎，乃至自立之路却一直存在。正如内玛所说：“这类事情在坦桑尼亚很常见，我们也帮助过很多人。我们知道要改变真的很难，但我们小组一直在做，特别是教授一些传统手工技艺，让女孩们长大后可以获得一份使其独立的生计。”

五、看得见之美

回到生活之常如，内玛如同诸多当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样，偶尔有着高高在上之面向，也会对更低阶层的女性或男性大呼小叫；同时，她也有着普通女性对现实生活的努力奋进，对生计问题的“斤斤计较”，对家人关怀之无微不至。诚然生活之悲与欢，不能否认其看得见的美。在这一意义上，我看到内玛之“美”在于生活和事业之奋进，对女儿关怀备至之亲情，对爱情之追寻与守候。在她这里，“美”的表达无不体现着独立、自信与矜持，以及人间大爱。

尽管“人如其名”，她者之美并非“看不见”！

本篇责编 李音 文字校审 许帅